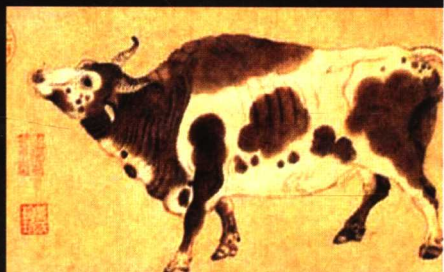




伞庵谈书画收藏与保护

伞庵●著

三秦出版社



# 伞庵谈书画收藏与保护

主 办：黄河书画艺术研究院

艺术顾问：徐邦达 张 海 吴冠中 王文芳

顾 问：刘念宗 郑红伟 燕胜三

主 编：赵友谊

副 主 编：刘佶沛 燕喜堂 张永刚 张丁龙

●伞 庵 著

三 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伞庵谈书画收藏与保护/伞庵著.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80736-202-9

I. 伞... II. 伞... III. ①汉字—法书—收藏②中  
国画—收藏—中国IV. 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37549号

伞庵谈书画收藏与保护

伞庵著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话 (029)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3.25

插页 2

字数 130千字

版次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36-202-9

定价 98.00元



### 作者简介

伞庵 (伞盒) 原名赵友渔, 号无常居士, 1970 年 2 月出生于甘肃通渭。从小喜欢写字刻印、书画鉴定及装裱修复工作。

认为: 书画艺士, 应知重装护; 蓄聚之家, 必精善装裱。

责任编辑：周世闻

装帧设计：赵友渔

文字校对：马文臻



## 自 叙

但凡去过通渭的人，不管是微服私访的高级官员，还是前来投资的富商大贾；是探亲访友的普通百姓，还是体验生活的文人艺士，或者是头戴道冠、手拄锡杖的“超然”者……

只要你路过。

或许，你曾为这块干旱贫瘠的黄土高坡有过失望和委屈之意，甚至，为当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紧捏着一把汗。但是，你总为这块黄土地所赋予的乡土文化寄予厚望与眷恋之情，还有那来自勤劳、朴实和智慧的通渭人民自强不息和奋发向上的精神而有所慰藉。

在通渭做客或逗留，无论是你步履蹒跚地走进农家院落，还是一触按钮即身居高楼大厦；或者是虔诚地走进寺院，驱车游览于景观；或者是充当白领的身份进入公共场合……。不论是在被掉落了泥土的风蚀雨漏的茅庐之中，还是那粉墙黛瓦的四合院里玉柱回环的廊屋下，那画栋雕梁飞檐走兽的庙堂之上，凌空欲飞的阁楼中间，还有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室，街道两旁的门牌上……都会看到青一色地用字画装点成的“江山”。

当你打盘席地而坐，围着红泥小火炉，一边熬着“罐罐茶”、嚼着炒面，一边朝那正堂上挂着的装潢精雅的字画慢条斯理地绕

上两回，再美言几句，没准主人会翻箱倒柜，甚至刹不住露上一手，教你应接不暇。“寒夜客来茶当酒”和“才有梅花便不同”的乡土人情与文化氛围，正是当地人们物质与精神家园的真实写照。

生于斯！长于斯！

这里的山，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繁衍不息的黄河儿女；这里的水，滋润着一代接一代继往开来的莘莘学子；这里的一草一木，这里的乡土文化，畅想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和希望。

这里的黄土地，同样承载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荣辱、还有那来自遥远的传说；这里的烂泥巴包裹了历史车轮的痕迹，包裹着时代年轮的风雨沧桑，同时也包裹着我们童年时代的幻想与期望。

这里，是我们每一个主人无可选择的出发点。

我生性好奇，三十而立而不立。随着年龄的变化，由于事业的艰辛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童年时代的那种异想天开和天真幼稚不能也无法抗衡地被大打折扣，一切都沉沦到现实之中，重新寻求人生的支点与金钱的支撑，甚至需要去摆脱虚伪、庸俗和落拓的困扰。所以，人不能不为了更好地活着而努力拼搏，因为那七尺身躯是父母给的，你得承认活着最起码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吧！

因为我生性好奇。记得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从写第一个黑板字就很潦草，孩童时的活泼乱跳在字里行间暴露无遗，结果被老师善意地批评了一顿。虽然在以后的课堂上和作业本里尽量

写得工整一点，但总是压抑不住那种发自内心的奢望，总想借助中国汉字这块神秘的土壤和用武之地抒发快乐的童年和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总得借个地方放纵放纵那来自纯真幼稚和一触即发的灵感。不管钻在课桌底下，还是依偎在校园的墙脚跟下，走在回家的路上，坐在吃水的泉边；不管是和同伴们玩耍，还是跟大人们闲聊；不论是轻装上阵，还是背负篓篮……只要有机会停下来，只要不被老师发现的地方都会情不自禁地、顺其自然地涂呀画呀。那“黄土堆堆”再配上一根手指头，便一应俱全，全当纸笔用了。虽然是手指头痒着点，只要不被父母亲知道和心疼，自己还觉得乐着哩。

孩提时的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那黄土的厚重再加上自由摆动的线条，那“无声而有音乐般的旋律；无色而有绘画般的绚丽”尽在回肠荡气中。

其实，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中国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更谈不到中国汉字书法赋予的艺术品质、艺术魅力什么的，只不过是感到神秘和好奇罢了。即使现在，说心里话，就连写字点画的来龙去脉都说不出个一二来，更不用说去谈书法？谈艺术？因为只是好奇，总是没有超越对书法基本功的训练，如果撇开“勤奋”二字，再去论天赋、论机遇未免有些俗气吧！

祖上世代都是庄户人家，但据父亲生前常讲，我的祖上七辈（前四辈是经理田粮的“商户”人家，至于以后由于家庭观念的转变和社会原因，情况就不同了）虽然没有干禄入仕，但皆以“儒、道”思想自居，而且有一辈接一辈的传奇故事和《经典》

手抄本传世。文革以后，父亲拿出历经“千灾万劫”遗留和保存下来的一两本，看上去，字字珠玑，无一字无来历，并且保存完好无缺，我和哥哥视为掌上“法宝”，至今爱不释手。

要说写字，哥哥的基本功始终胜我一筹，他小学四、五年级写的“仿书”已经很精到了，对柳公权《玄秘塔碑》的临习一丝不苟，形神兼备。在我所见同龄人的作品中没有能与其比肩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在没有碰到过历代大家碑帖和手迹的那个年代与环境之中，竟成了我追求的目标和临习的第二范本，即使我现在所熟悉的几句唐诗宋词多数是在琢磨的过程中吟下来的。

从小学到中学，“数、理、化”都是我俩的强项和拿手学科，在学习上虽然有着相同的志向和共同的语言，但是打初中阶段开始，我们之间的爱好和追求出现了落差，至于他为什么放弃了写字，还得从我的先父说起。

据父亲说，他一岁半的时候失去了生母，奶奶在他生前已经去世了，唯一的依靠是他的爷爷和远在二十里路上的外婆。童年的不幸和遭遇造就了他从小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十三岁开始就一直陪伴在爷爷身旁，昼夜不眠地学习诵经，并且经常爬山涉水到五、六十里之外的“道场”参与“祈祷”和“祭祀”活动。脚被打烂了，爷爷给他敷；腿走肿了，爷爷给他摸。

因为爷爷（我的曾祖父）是当时的“老秀才”，又能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字，加上祖上四辈皆出于“道”、“儒”之门，受其熏陶和点染，他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建树，因此，在周边地区及‘班子’里威望很高，并被推为“统班”。在爷爷的严格要求和

呵护下以及周围同事、长者的体谅与关照下，他经常周旋于读书人的圈子里，耳濡目染。相对优越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加上勤奋好学，助长了他文化知识的层面，树立了做人的原则和生活的信念。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了知识的伟大和人格的魅力。

小时候，常听妈妈讲家史。由于受自然灾害的原因，在鸡犬不得安宁的一九六零年春天，我的曾祖父、祖父和继祖母还有长我十几岁的两个前兄在“闹饥荒”中接连离开了人世，来自身边的‘地震’和又一次遭遇不知他怎么熬过来了。

此时此景，爸爸只好化悲痛为力量，还有体弱多病的妈妈和疮患鳞体的姐姐，三人相依为命。在生产队里为了多挣工分，爸爸一边干农活，一边包揽羊群一家人轮流去放牧，不分白天与黑夜地苦干者。为了使一家人有个固定的着落，为了不耽误队里的劳动，他白天干农活，晚上，自个儿一锹一锹地、一筐一筐地、一层一层地、一天一天地干阿！干啊！……终于垒起了土围墙和一间茅草房（后来才换成瓦房），一凑合就是二十个年头。

一九八一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按理说，日子应该好过了，但是我的爸爸并不是这么去想的。眼看着老乡们的生活都一天比一天红火了，我们家里却除了一家五口人和历经多年风雨沧桑的几间破瓦房外，一无所有。向来不与别人攀比吃穿的他对于子女的读书尤其看重，严厉要求和支持我们去上学，节衣缩食和起早贪黑便成了他每天必修的“功课”。宁可吃一顿、省一顿，也得积攒点粮食维持我们上学；宁愿一人手握犁耙、背负粪篓去

种地，决不让我们请假帮农。当周围许多稍有条件的同龄孩子放弃读书的机会，去追求眼前利益的同时，我的爸爸面对着现实却毫不犹豫地坚持了下去。生活的困窘和来自外面的讥辱对他来说置之度外，没有丝毫动摇之心，似乎“百炼成钢”达到“超然”的境界。

哥哥从小就很懂事，因他常听爸爸和妈妈讲忆苦思甜的故事，从小心里萌发了“争口气”的念头，放弃了一切业余爱好，一边参加勤工俭学，一边读书，从未因生活的艰难叫过苦，也没有因“世道的冷暖”而动摇。一九八三年，他以本科成绩被“甘肃农业大学”录取，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天全家人都流泪了……

由于受文革带来的影响，恢复高考的“滞后”现象不可避免地存在。在当时周围的乡村里，“上大学”被乡亲们看来是一种望尘莫及和再也新鲜不过的事，但如愿以偿的爸爸，只是带着微笑的笑容。

由于爸爸积劳成疾和妈妈长期体虚多病，家庭条件的限制和生活的拮据，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妹妹已经“被迫”辍学了。从此上山打柴、下地干活，熬药煮饭、缝缝补补，鸡、猪、牛、羊，屋里屋外……，家务琐事和农忙的担子只好由年幼的妹妹一人扛着。

在八十年代，靠“鸡屁股”当银行，洋芋蛋蛋充细粮的日子有谁还能相信？却被一个小小的女孩子实实在在地“品尝”着。天真活泼的年华对她来说早已失去了踪影，幼稚的心灵很快变得成熟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艰难辛酸的生活与繁重的体力劳动，

还有对心灵的重创和精神上的委屈，这是多么的不公平啊！

每当回想起那今日复昨日、明日复今日的一幕幕情、一幕幕景，咋不让人有一种揪心的酸楚和泪滴！

当时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眼看着生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不顾爸、妈的反对，也不理在读期间哥哥的阻挠，还有来自姐、妹的请求和亲朋好友的劝说，我还是选择了“弃学”，就连那普通的高中都没读完。面对我和妹妹的辍学，爸爸耿耿于怀，寝食不安，在他的眼神里时时透露着一种“让我走出去”的期望。

不过我从来没有因为辍学而感到伤心和失望，也不在乎当时流行的“上班族”和“考大热”，甚至从来没有一种为求学而失落的感觉，也许是与生俱来的好奇吧，但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父母亲那伟大的人格和魅力所感召。

在我的家族中，从高祖父时代拥有四百多亩粮田的商户人家到曾祖父辈将全部田产变卖无遗，再到父亲辈只有一口锅开始立家成业。虽然不能去否定祖上当时那种明智的选择，但是不能不承认一个家族、不论受文化教育的程度，还是生活方式等方面从此走入了低谷，陷入了困境。论文化，父亲在七代人中受到的教育是最少的；论身世遭遇，是先祖辈和同辈人中最可怜的。但荣幸的是他第一个扭转了一个家族的历史、命运和农耕面貌，实现了祖上曾经没有被实现的愿望，走上新的人生道路。

哥哥的升学和能够步入仕途从现在来看很普通了，但对那个年代的父亲来说，他却看到了新的生活和新的希望，照到了新的“曙光”。是对一个家族、人生与命运的彻底“挑战”，是“南极

探险”归来的答案，我能不为父亲而感到敬佩和骄傲吗？从他的身上让我认识到了力量的源泉——“知识”，不只是来自于教室里、课本中，在社会生活与实践中、在身边的故事中和“栖息”的每一个角落都是充满知识的海洋和成长的沃土在召唤着你，只要用心去学、去做，那里一定有供你搭载的火箭让你去遨游太空，一定有挺进的风帆等待和指引你去畅游美好的未来。

自打辍学回到家里，爸爸一边教我怎样务农以至为人处事的道理；一边指导我抄录《经典》和教授《罗经》、《地理》等玄空学方面的知识。除过种地，其它的我并不感兴趣，只当“传家宝”略微了解一点而已，让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上百年完好无损的“手抄本”与精到的小楷书法，还有古人们对图书、对文字的虔诚，对知识、对文化艺术的尊重和认知。他们视中国语言文化的载体“汉字”为圣洁之地，是“圣人（仓颉）”创造，并由“上天”赏赐与人类至高无上的法宝。

这是我从父亲身上亲身体会到的。因为，我发现了他的一些传统习惯，比如，先沐浴，然后净心才能看书；如果有剥蚀和掉落的“字纸”，总要千方百计拼上去或者夹在书页中以后待补，万一保留不下来的话，总要重新抄录再亲手烧掉，那怕是豆大的一点点也不放过，以防被人践踏和散落在别处。每当风和日丽的早上八、九点钟，他总是要掀开窗户或坐在阳台前亲手打开书包，毕恭毕敬地翻阅和晾晒，不时地哼着那些“曲子”，仿佛进入“世外桃源”。可见，形容古人对待图书“如对鼎彝，如读告诫，‘如对美人’”的话一点都不夸张。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些新奇的故事无不让我引发出种种思考。

在十年有余的农耕生涯中，除过耕种，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图书装裱和修复的学习与实践，为此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受了许多委屈，但觉得有意思的。后来，感到不大过瘾，在家人的体贴和朋友的帮助下我就从这块黄土地上出发了，那是一九九七年的正月十九日，一个让我难忘的日子！

背井离乡，闯荡社会，向来被人们看作是追求与创造人生价值的摇篮。同时，也无不在暗示着一个人面对事业的渺茫和艰辛；诉说着一个人在饥寒交迫的生活与穷途末路的困境中垂死的挣扎。

第一次出门，登上西去的列车，来到千里迢迢的山东，拜访了正在济南讲学的故宫博物院孙孝江先生、中央美院刘金涛先生、著名书法家陈梗桥先生和一些学者教授，并接受了他们的书画修复培训，提高了本人对图书资料修复保护的认知和专业能力。后来，我又去了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湖南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北京画院等三十多个地区文博单位、艺术院校和文物场所，并多次拜访了中国书协张海先生、北京画院王文芳先生和已故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炳森先生等老一辈书画界名流。

在长途跋涉和游走中，沿途看到少数书画市场和所谓的“书画家”对艺术的不负责任与践踏，似乎让人感觉到面对艺术的困惑和对艺术实践的力不从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和体会到

古人以及老一辈对艺术执著的追求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刘（炳森）老先生豁达开朗、鼓励后学，张（海）老先生滴水成河、努力超越，王（文芳）老先生纯真自然不为世俗所困扰的人格思想、艺术境界与心态，也无不让自己打内心深处仰慕他们的艺术人生和生活的艺术与情操。

艺术高于生活，又源于生活。生活中无处不充满着艺术，只不过是认知、努力的程度和选择、追求的方向不同而已。那来自大自然的觉悟和人格思想的不断超越所撞击的火花，才是艺术的灵魂，莫不让你倾倒并为之摇旗呐喊。是胆大包天、是妄言失所，全当吹毛求疵罢了。

时过境迁。二零零四年古历二月二十四日，正去南方的旅途中，突然接到父亲病危的不幸消息，当我赶到身边时他已经语言模糊了。二月三十日早上十点时分，在全家人的无比悲痛之中，他带着那双饱含微笑的眼神，走完了人生的八十个春秋。

光阴荏苒，时间如梭。在即将来到的两千零七年，是我的父亲去世三周年。值此之际，将以此无能小可之作，奉献于广大读者朋友，以回报社会，思念先父之恩。

若先父九泉有灵，愚儿依然会聆听着您在九泉之下对儿女们的谆谆教诲。但我知道，您依然会说我“欠学”的吧！

……我该懂了。

时公元两千零六年农历二月末一日，是为叙。

## 前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民群众在日益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日趋高涨。尤其在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书法与绘画艺术品作为具备物质形态的文化产业主体,大量进入市场化运作与经营当中,更进一步地沟通与拓宽了艺术创作者与收藏爱好者之间的桥梁,加固了艺术创作与市场的联姻,同时促进了书法、绘画在创作实践、艺术交流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相互协调与持续发展以及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近年来,书法、绘画又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管理机能不断提高、管理制度不断健全之中,市场前景有了较大转变和相对看好的势头,使书画界、收藏界以及业内人士有目共睹。

2005年6月,中国国家馆以“处女花园:浮现”为主题的《第51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成功地落下了帷幕。作为以中国国家馆的形式参加这次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当代艺术大展,第一次出现于有着110年历史的威尼斯双年展中,正是业内人士所说的:“她将充分显示我国的开放形象和在国际艺术交流上的自主性,也反映了中国政府积极支持优秀的当代艺术参与国际艺术交流的举措,是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体会。”

作为东方特有的民族传统艺术，中国书法与绘画将林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壤，登上国际绘画艺术的大雅之堂，与西方绘画同排共舞，并将成为文物收藏天地里一颗璀璨的明珠，熠熠生辉。

俗话说：“乱世黄金，盛世收藏。”自辛亥革命以后，书画艺术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提高呈现新的气象。新中国以来，尤其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主导下和改革新浪潮（文化体制改革）的冲击中，接踵而来的书画艺术品经营（画廊、拍卖企业）与投资收藏活动异军突起。目前，就国内而言，中国书法与绘画不但在理论研究、创作实践、艺术交流以及在进入产业化的运营方面趋于正规和理性的发展方向，进一步搭建与国际艺术相互交流的“平台”；同时，中国书法、绘画以其独特的民族精神风貌和艺术魅力赢得周边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喜爱，将成为国人以至许多热衷于中国书画的国外商家（包括外籍华人）瞄准投资的“热土”和契机。

书画艺术品的收藏与其它文物的收藏一样，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博物馆、展览馆、艺术院校及科研单位等公有场所，最早出现的以民间形式为主的收藏活动，在当今社会书画艺术文物的收藏之中同样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和空间。在民间书画收藏活动中，其藏品的主宰者就是民间收藏家，也称私人收藏家（包括专业收藏家、书画家本人以及业余爱好者），他们（其中有一部分鉴藏家）在历代书画作品的收藏保护与发挥作用当中曾有过卓越的贡献。

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民间形式的书画收藏活动跟封建旧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官僚士大夫所从事的书画收藏活动有着本